



编辑出版工作，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它除了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，也受编辑者的识辨能力和审美水平所制约。因此会对作家的作品，作出不同的判断。有时作家的作品遭遇退稿，似是一种极正常的现象。但出版编辑界并不缺乏有识力和眼光的伯乐，真正优秀的作品，最终不会被沉埋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

先说国外。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，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创作了叙述十九世纪中国农民依附土地，在土地上挣扎并寻求生存的长篇小说《大地》，一开始受到美国出版商退稿，几年后《大地》摘得第三十五届（1938年）诺贝尔文学奖桂冠，评语是：“真切和史诗气概的描述”。

再说国内的几次有代表性的退稿。1958年，著名小说家茹志鹃发表其成名作短篇小说《百合花》。小说撷取了解放战争淮海战役前沼泽地上一个短暂的生活片断。通过一位小通讯员的牺牲，以及新媳妇和女工团员“我”，以不同方式对烈士小通讯员所表现的悲怆，写出军民、战友肝胆相照的同志深情。小说以牧歌式的笔调，沁人心脾，别开生面。但是，因茹志鹃的丈夫在“反右”中遭到冲击，她将小说投给几家期刊，都遭遇退稿，最后发表在陕西《延河》杂志。被茅盾偶然看到，当即兴奋地在《谈最近的短篇小说》中写道：“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，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”。他认为，《百合花》清新、俊逸，结构严谨，没有闲笔，“又富有抒情诗的风味”。茅盾睿智的评价使《百合花》蜚声文坛，成为经典。

《尘埃落定》是藏族作家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小说故事精彩、曲折、动人，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和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，呈现了浓郁的藏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，以及最后土崩瓦解的悲剧性结局。小说将历史性传奇与哲学意识融为一体，让我们看到藏族历史文化的丰富特质。恐怕没人想到，后来荣获茅盾文学奖，并进入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必读课程标准》的《尘埃落定》，曾遭遇过多家

漫谈作家遭遇退稿

汪兆骞

出版社的决绝退稿。说来颇有点戏剧性。一次，阿来的家乡阿坝地区举办笔会，我社派一位女编辑参加，阿来等一众作家到会。从不欠文债的阿来，忙着给大家唱藏族高亢苍凉的民歌。我社编辑问阿来有什么大作吗？阿来犹豫了一下，说自己有部被多次退稿的长篇小说，不好意思再拿出来。女编辑也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说，拿给我们看看吧，回到出版社，我们分头读了，一致认为是部难得的佳作，出版社决定出版，《当代》先发表一部分。一部堪称经典的《尘埃落定》就这样尘埃落定。一次和阿来喝酒，谈到多家退稿往事，他那有着高原太阳的脸庞上绽放着淡然却自信的笑容，他说：“我知道它的斤两，从未绝望过。”

路遥与阿来不同。1976年秋，他从延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《陕西文艺》当编辑，他勤奋、认真、踏实的工作态度博得同人的赞许。他在一间陋室里创作了六万字的小小说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。小说以“文革”中的派性斗争为背景，塑造了一位犯过错误的县委书记，在两派群众组织即将爆发大规模流血武斗的紧急关头，不畏个人安危挺身而出阻止一场无谓的伤亡恶性事件发生的故事。编辑部领导同仁都认为小

说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独特新颖，就推荐给一家大型文学期刊。结果从1978年至1980年，“这篇小小说走了南方和北方的五个编辑部，却没有人愿意发表它”（《路遥评传》）。最后，寄给《当代》时，路遥心情坏到极点。他表明，如再遭退稿，便“就地焚毁”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很快就收到《当代》老主编秦兆阳的亲笔信，通知他当时发行量全国最高的《当代》决定发表，并请他到北京对作品作些修改，秦兆阳还操刀为此撰文《要有一颗火热的心——致路遥同志》，发表在《中国青年报》，推荐此小说。小说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但富有反讽意味的是，后来路遥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被《当代》一位编辑断然退稿，因不少文章写过此事的经过，本文不再赘述。

文学创作留下不少“阐释空间”，包括作家投稿和编辑退稿。这其间关乎政治语境和文学本质等深刻内容，惟忌附会射猜妄臆口说。

童年

焦健

童年，是把刻刀。回字纹里长出了庄稼，玉米穗粉红的须，柔丝无法抚去向日葵的种子，成了太阳的黑洞，时空曲率无法触及。蝴蝶飞来飞去，寻觅飞刀的轨迹。童年，冲刀，雕刻一枚闲章。

毛头初上学

郇亮

在新鲜劲儿过去之后，今早上托班之前，毛头明确而强烈地表达了她对家人的不舍。“我要去爷爷奶奶家！”临出门时她哭喊着。那声音让人心碎。第一次去上学时，毛头是那么紧张而兴奋。她急切地往教室里走，全然没有理会我们在外面喊“毛头，毛头”。我还有点失落呢——好歹至今已养了她27个月，竟然头也不回。见多识广的老师告诉我，孩子初入学，开头一两天会很兴奋，继而会想起过去和亲人们在一起时的温馨和舒适，对上产生抵触，这就到了要帮孩子应对分离焦虑的时候了。可是毛头对亲人的依恋来得如此猛烈，还是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。尽管据说上课之后她就和伙伴们玩在了一起，但晚上再见到我们时，她简直高兴坏了，就像与我们分别了一个世纪。毛头是一个重感情的孩子。她不会轻易表露情感，只是埋在心里，而上学这件事，恐怕让她感到自己对平时那些理所当然的情感竟是如此难舍。而对于我们来说，毛头终究要去上学的，我们会站在远处，关注并深爱着这个孩子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与画家张文新相会

王蒙

字字文章意未凋，驻颜有术心徐勇，谋艺无涯路或遥，双老八旬又百岁，相逢砥砺笑风骚。

青春万岁复如何，吟罢长歌泪婆娑，艺胆惊天风雨电，文词遍地地陂陀，大千世界群生相，微末点滴众妙多，再议双双伏枥事，有约新作耀山阿。后记：一九五六年，《青春万岁》定稿，我提出请心仪的

画家张文新先生作插图，并到张画家处拜访。张先生画了多篇油画，极佳。后来拖后二十余年，书才出版，插图已不知去向，我也一直无缘与张兄一晤。今年看到河北美术出版社潘海波先生编辑付梓的《青春万岁》（图画版），见到当年张先生的部分插图底稿，慷慨系之。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，访张先生，有感，涂诗四首。

之一，“日子都来吧”“瓔珞”“金钱”出自拙作《青春万岁》序诗。之二，“大意”有“大

意失荆州”自嘲意，“无伤”则是事实。“掩尘”可解为岁月的灰尘，也可解为生活与作品的毛刺、瑕疵。

之三，张先生说到他的雕塑行当，属体力劳动，乃书“折腰”，赞其辛苦。张先生1928年生，小可生于1934，二人年纪相加，按传统说法，冒吹一句，一百八。虚高处请谅。张先生的油画，个个生气洋溢，光彩照人，拙诗未能写出万一，愧煞我也。

之四，张先生老当益壮，精力饱满，我也差强人意，理当伏枥，壮心不已。



清风和畅画扇面

梁洪涛

我今已过八十岁，到了风中残烛之年，常年画画，念旧之心日增，想弄个回顾展览之类的事做做，转念一想，又不妥，这不是自己考虑的问题。想当年，吴昌硕大弟子，我画院画师王个簃八十岁时，自篆过一方名印章“百岁进军”，仍积极奋斗，勇往直前。我辈不能等闲虚度，专往后看，不思进步。在紧张的情绪中画大

画，已不可能，选个新课题做做，画些小画来冲击，放松一下还是可以的。于是想到了画折扇面画。我花了一段时间，对扇面画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一番梳理，并开始集中创作扇面画。

从传统中国画的角度看：扇面和立轴、横披、方斗、册页一样，都是一种绘画形制，且形状特殊，它的画面不同于方形、长方形、



亭亭玉立唐吕蒲

（水彩）

马广生

圆形，而是上宽下窄，呈半圆状，画面较小，却能容纳中国画中的各种题材，如山水、人物、花鸟；能充分展示各种技法，如工笔、写意、没骨等。历代书画家大多喜欢在扇面上挥毫题诗作画，在咫尺天地里开拓传情写意的独特意境。明清书画家，如唐伯虎、郑板桥、任伯年等人所画的扇面作品，已成为传世之宝。近人张大千、齐白石、黄宾虹创作的扇面画也非常珍贵。扇子自从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后，它的作用不断地扩大，从开始纳凉、驱赶蚊蝇，到审美雅玩，已成为一种扇文化。

扇面画的内容广泛，包容性很大，画些什么因人而异，一般是中国画家的专擅。我多画地域风景人物物，如江南田园风光；云南南国竹楼人家；四川藏区牧场家园；新疆沙漠绿洲各种不同的人物性情和人生。动物画里的牛，仍是我扇面画中的关键词。这和我以往绘画中的清新意境、饱满形象、淋漓笔墨风格关联，

奢望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更期待一场阔别已久的重逢。有朋自远方来，相逢一笑皆释怀。两人在自然率性的交

且向内心觅安宁

王军贤

谈中，惺惺相惜互致祝福，如此甚好。这一份澄澈如泉的情谊，历久弥坚，甘醇无比。内心清凉可涤喧嚣器。心若无尘，清风自来。在心中种一朵莲花吧。它会让你永葆对美的向往，会助你养成高雅的品质，会使你体悟风烟俱净的坦然，会给予你一份自在和清欢。

每个季节，都会有不一样的精彩。每一个人，都会有不一样的旅程。无论风平浪静，无论跌宕起伏；无论收获满满，无论事与愿违。如果以安之若素的心态，洞察大自然慷慨的馈赠，我们就可以在炎炎夏日里，寻到滋养身心的一剂良方。

四季循环往复。纵使酷暑难挨，仍然有大把的好光阴，值得你去把握和珍惜。苍天不会辜负真诚的付出，结果是最好的证明。

经过盛夏的历练洗礼，我们终将迎来硕果累累的季节。看吧，在风雨兼程的路上，也有不一样的清新和安宁……

十日谈

云起海上

责编：吴南瑶

明天请看《张宗宪珍藏的三幅画》。

朵云“巨眼”庄澄璋

马成名

狮子从未见过。庄是爱画之人，有魄力，一下子出了四百元收下来。收了以后收购处有人认为价钱出得太高了，批评庄是在慷公家之慨。可是庄也不服气，这张画能卖几万元人民币，我用四百元收又怎么了。

其三，是1980年代初，庄在理货时发现一卷被误为仿画的《报德英华》手卷，内容是明朝几位大画家刘珏、沈周、沈周的父亲沈恒吉和沈周的伯父沈贞吉等人，为一位医生杜元吉画的三幅

去过了吴湖帆家。吴湖帆看了以后也认为不错，很好。第二天庄把吴湖帆的意见告诉了收购处，但是有人还是不信，以为庄是吴的学生有包庇之嫌。后来这对手卷由刘靖基收藏，中国书画的掌眼人谢稚柳的表兄王春渠看了以后认为是真迹才了事。

其二，发生在1970年代的中期，“文革”之前一张四尺整纸的徐悲鸿、齐白石、吴昌硕等人的画，大概是一百元至一百二十元人民币。到了70年代中期这些画

1961年我从上海出版学校毕业，被分配到上海朵云轩工作。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后，我与收购处年轻的小师傅庄澄璋逐步熟悉，多有接触。庄澄璋是北方人，原在北京荣宝斋工作。梁子衡从北京到上海开设荣宝斋分店，后来就把庄澄璋调到上海。庄对鉴定齐白石的真假有高度的认识，一看就能识别真伪。这在当时上海行内人都知道。

庄是一个“社会活动家”，为人正直，脾气爽朗。社会上爱好中国书画的收藏家、鉴定家、书画家，甚至是生意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，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。他对于上海鉴定中国书画的“巨眼”——吴湖帆十分佩服，经常去吴湖帆家里请教，吴也很喜欢他，后来成了吴湖帆最后一个学生。吴的学生多数是绘画的，鉴定书画的除了王季迁、徐邦达以外，就是庄澄璋了。吴湖帆又名吴倩，庄自己起了个“小倩”的号。

关于庄有三件事在我的记忆中还是很清晰。

其一，1960年代时，有一次

庄出门收购，在一个藏家里以相当高的价钱收到一对手卷，一件是王石谷的山水卷，一件是恽南田的花卉卷。回来以后收购处有人认为这两手卷有问题，太干净了像新画的一样。庄不服气，当天晚上就拿了这对手卷，往吴湖帆家“开后门”去了。这次他带了我一起去，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